

《Ina，太陽的城市》趙慧琳敘織依海傍河的Cinemnemay四代族群像

《Ina，太陽の都市》趙慧琳が描く、都市の川岸へ移り住んだCinemnemay部族の四世代にわたる物語

“Ina, City of the Sun”: Chao Hui-lin’s Narrating for Four Generations of Cinemnemay Family Who Migrated to the Riverside of the City

文 | 嚴毅昇 Cidal (詩人、作家) 圖 |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

Cinemnemay

也就是新北市新店區的溪洲部落，過去一直是研究都市原住民、都市部落者經常會討論到的一個重要部落。大部分的報導、研究文章切入角度多是從違章建築、人口外移、居住權等國家政策與族人遷徙之間的矛盾著手，部落中充滿族人與國家爭地且「佔」且走的過程，無疑是反迫遷抗爭史的教材。而具有資深記者經歷的趙慧琳的紀實敘事、拼貼出的部落切角補足了Cinemnemay部落史的另一面。

這部長篇小說《Ina，太陽的城市》於今年3月由斑馬線文庫出版敘述西遷三代、落地四代族人的龐大家族系譜，補綴來自長濱、玉里、瑞穗、光復等部落移地而生的Pangcah勞動史詩。在新店

溪旁的Cinemnemay部落大家庭，除了以家園守望者義憤填膺的現身之外，生活怡情與城市土地之間交揉的溫情，待趙慧琳細細「普查」族人的各種生命情貌，由東向西遷徙之前的心路歷程，阿美族人與部落周邊的台籍、客籍、外省籍之間的經濟互動與社會關係，以及混血家庭中的語言流失經驗、教會對於都市部落原住民的

心靈依傍。

趙慧琳書寫的方式既非文學小說的典型又呈現了非虛構的龐雜，龐大的家族系譜刻劃是這部非典小說的重要之處，不難看出，接續在這部屬於Cinemnemay部落的著作之前，作者就曾以平埔族群歷史小說《大肚城，歸來》敘寫大河小說的企圖，把17年來的陪伴，費盡苦思的寫下，充滿時間、空間，



趙慧琳著《Ina，太陽的城市》，書冊正面／背面。（圖片提供：政大原民中心）



動態的情感、意識流動的阿美族精神勞動史。

《Ina，太陽的城市》敘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，因原鄉土地大量流失，以及西岸都市加速工業化，隨之而起的開發建設，促使「第一代都市原住民」的誕生。

「都市原住民」、「都市部落」的前世今身交纏Cinemnemay各家族身經百戰的勞動身分（台籍日本兵軍伕、遠洋漁業、板模工、礦工、第一代台灣人國際移工、原民工廠女兒……），以不同族人的視角帶動我們看見近代阿美族人生活歷史的演進，台灣「經濟起飛」歷史中屬於Pangcah的一隅。

從Cinemnemay第一次的部落頭目選舉直到2000年初，正當我們以為，這部紀實小說已到盡頭、族人終於不再顛沛流離時，現實一再將我們拉回現實。2008年Cinemnemay的舊部落與政府的大碧潭改造計劃難分難捨，被迫搬遷至距離原址100公尺外的新地點，而新部落從2017年才開始興建，這期間的族人去哪裡了呢？不只是族人再度面臨遷徙的命運，期間的安置也令人憂心，尤其隨1960年代第一代Cinemnemay族人遷居自新店溪的長輩已有幾位成此書中

的留影。

2023年的民族誌影展上，一部關於Cinemnemay的紀實電影《Maro'ay to ko kerah何處是我家？》就曾記錄下這樣的憂傷。導演潘志偉曾以阿美語「Maro'ay to ko kerah」比喻這種尋找「家」的感受，形容1960到1970年代，從原鄉部落移居城市，在新店溪旁落地生根的族人。原意指「海洋有一個時刻會全然肅止寧靜，所有海底生物會在此刻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宿。」相信不斷遷徙的最後，阿美族人會找到歸宿，告別「人家的家是真正的家……」的年代。

「裡面的巨人都是曾經在底層勞動的人，他們在都市史上應該留名，形成屬於阿美族人的大河大海。」

《Ina，太陽的城市》的書寫是信件，是口述歷史，是評論，是小說，是報導，是傳記，是證詞，是趙慧琳的關照中所見Cinemnemay好幾代族人的落地「深」根，是

從Cinemnemay第一次的部落頭目選舉直到2000年初，正當我們以為，這部紀實小說已到盡頭、族人終於不再顛沛流離時，現實一再將我們拉回現實



「開始的開始」在勞動史詩之中輕輕揉進家族衝突、原民對台灣歷史與社會的思索、重大犯罪事件外的軼事。

帶我們親臨Cinemnemay漂流者、開拓者經歷的歧視、傷痕與青春年代並置的文化落土的族群適應力。◆



嚴毅昇 Cidal

新北市樹林區人。阿美族。1993年生。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士。現為詩人、作家。曾任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理事。創作散見台灣各家詩刊、社群媒體。2024年出版首部詩集《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Talatokosay A kapah》。